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申學士校正官板書經大全卷之八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山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瞻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奉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於歷年之久近。又復（音腹）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音咸）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二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去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間周諧辭語艱澁。如何看。

朱子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艾軒。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便曉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員維河。上下文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

○王氏曰洛邑天下之中。以天時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徵三監之難。啟須民。遷以近。洛距殊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官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侯而已。

○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謂洛邑特往來朝諸侯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主於洛邑。定鼎以鎮四海。其示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合。其慮天

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去邠於戎狄之間至孫公劉去邠居豳鄉十世至大王避狄人遷於岐山之下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於豐在鄠縣東豐水西武王遷于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郿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一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宅中圖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求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宋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洛邑三百里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為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書法也○[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
亥朔。庚寅既望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
午朏音匪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
語辭言召公於豐施邊下力止反而來也朏[孟康曰]
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
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
郭宗廟郊社朝音潮市之位[林氏曰]漢志曰。三月
甲寅朔。三日丙午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
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
成也○[唐孔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
○[葉氏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
營之位也。庶殷。所遷殷民也。攸民為後。則友民可
知○[林氏曰]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之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卜筮也。太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 〔臨川呉氏曰〕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内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功。亦省功易就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唐孔氏曰〕乙卯十二日也 ○ 〔蘇氏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 〔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躰然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也〔唐孔氏曰〕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 ○ 〔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 ○ 〔孔氏曰〕社稷共牢 ○ 〔馬氏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 〔陳氏經曰〕郊不言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内故也 ○ 〔王氏曰〕於尊以簡為誠。於卑以豐為貴。故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先祭告于郊社。然後用工 ○ 〔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十月。始烝祭宗廟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

書徐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晉大夫名。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仍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徐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雷孔氏曰】甲子。二十一日也。書。賦功屬役之書也。侯甸男服之邦伯。不編爭五服之者。文略耳。邦伯。州牧也。○【葉氏曰】二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累也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陳氏大猷曰】獨言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所及哉。○【新安陳氏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卜其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

誥言是日再卜此不言卜者周公之吉卜也燕洛誥自詳之此可畧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達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以無為也巳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不作也惟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畫大數揣高卑等事後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王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已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洪大誥治即用書命不作無間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庶殷越自乃

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幣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執事也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注]

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于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為礼且致慶也○【新安陳氏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菲敬之寓焉耳取幣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不作無間於庶殷故篇末奉幣供王即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亦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並去聲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朱子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上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

篇終文覆推衍此數句意耳○[呂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為天之長子○[西山眞氏曰]大明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殷之意○[新安陳氏曰]此元子字。當與下文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予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天命。非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昔殷元子當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為他日之殷。是亦有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

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絶大邦殷之命。美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以哀號呼籲于天。徃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

眷命用歸於勉徳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徳乎

孔氏曰殷多先哲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能敬故○漢上朱氏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在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魂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為一○呉氏曰疾敬徳者更無等待遅疑只今便下手○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太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徳庶可凝固天命而延續祖徳爾敬徳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工則荘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徳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去声下同 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音向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籍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宜亦可為後世憑籍者今時已堅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即孟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一文也兩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況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氏曰〕老成知古又能知天所賴以稽古道天道幷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有壽耆如太公周畢諸公非壽考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考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

音巖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咎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巖險可也〔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可畏於民者矣〇〔新安陳氏曰〕誠于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之咎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特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兮禍所伏矣此所以為險也是以莽生曰人心險於山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

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

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蘇氏曰〕毖音秘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有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矣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〇〔王氏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音影久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為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為天下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卜定邑耳○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亟以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為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曰曰又舉周公之言以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宅中為治使脩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期始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新安陳氏曰〕作洛之事召公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中而率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疑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陳氏雅言曰〕是時召公知成主已有退辟于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也活動之意全在來字

王先服殷御事比音備介于我有周御事節

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周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音尖染陶成相觀為善以

節其驕淫之性。則曰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林氏曰】周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

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以敬為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下觀而化之。彼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彼之

○【新安陳氏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承上文而言。上之人。亦何異哉。然欲節民之性。

【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敬為長。然蔡說實自【呂氏】所其無逸之所發之。殷人汚於舊染。而其性流。今欲節之。而彼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爾。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偽。而性日流。日其邁。即上文所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非有所勉強而然。如是則敬盡之者也。能如是。於彼於此。而人化於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為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

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即墜
厥命爾〔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為必有不以為
疑之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敢知者
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王乃初服
今王既受天命我謂亦當嗣其有
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化之始乎〔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懋功
〇〔新安陳氏曰〕王乃初服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善始可以善終。法三王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即位也。此句呂祭以屬上章。孔朱真陳以屬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爲中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謀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有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言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省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

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呂氏曰〕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求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知愚者。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棄。自棄則上知且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新安陳氏曰〕按呂林皆以哲命爲性命之命。然哲命之哲。不應遽有二性命哲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爲正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

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猶子之初生。

不可不慎其初所敎。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天無二一物之不躰。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亟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陳氏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西山眞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二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呂氏曰】祈求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享。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凍定也。○【新安陳氏曰】哲。習於善。則明可作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爲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此所謂習與性成者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日後之謂也。疾敬德者。勿失此機於今日之初。而能用德以祈天者可求命於千萬年之久。今此一初豈可又以悠悠失之哉。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複懇切之意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道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君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朱子曰]其惟王勿以小民[氏曰]商俗靡亡。其過用不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法行於天下而也。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王亦有德。何王亦顯矣。○[陳氏大猷曰]順夏商之有功者。猶上言嗣若功王。位不在於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呂氏曰]以小民過用非彝而敢於殄戮。愈嫉一生。則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育天下。安可以小民過用。遂損君德。○[新安陳氏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正所謂若順導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

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無夏殷歷年之永也。

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朱子曰〕以小民如此以其師之以○〔林氏曰〕王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于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永命也○〔呂氏曰〕召公拳拳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之身其亡其亡不在諸侯止在小民之一心○其亡其亡不在大族不在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不及矣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之施仁先四者是也○〔新安陳氏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輔無疆之恤惟期於燕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敬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関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西山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受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真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臨川吳氏曰〕勸恤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猶帝典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

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

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盡非所以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辨氏曰〕先讎言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爲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陳氏經曰〕保受王之成命當思所以求之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既有成命在今日求命成命在子孫保受王之成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公不敢自以沿洛爲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群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俟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讎言民於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甸

燕殷。即王之威命。宅洛。畜治。即王之明德。和會王作。即保受也。王未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我非敢自足也。惟恭奉幣。指前以二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取幣旅二王。而言。供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王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公以之。○【新安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爲小民。即祈天永命之事。敬德爲小民。即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臨川吳氏曰】王未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上下勤一血而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二一篇之意。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去聲告下。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于冲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赦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

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朱子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呂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尚書還不解。不通處。答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作洛誥。來獻禹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處。○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答問之詞矣。○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戒本末焉。次之以示後世也。○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大事。其當編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予子惟終等處。贅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即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

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
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
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
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賴諸門省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
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曰惟三月
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王氏安石曰】復如
復逸之復成王命

公往營成周公得卜復命于王王曰子明
辟予亶以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以書
攷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何
復之有○【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曰】
復如孟子有復于王之復言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
氏以爲不然世或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踐天
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云爾明堂位
非出五十夫子之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
之常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也世見周公在喪之攝
不知其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于洛猶有歸政之
言則王氏之言爲有證○【新安陳氏曰】按王莽慶
漢孺子嬰爲安定公孺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
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于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
因引此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徂保大相

去声

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廢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朱子曰】周公不敢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定命則不得不下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此洛邑以爲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又安長治是謂定命○【吳氏柔勝曰】朱子釋紛保不若傳順其與夫保先周公相宅之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ト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ト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伻補拼一反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瀍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上聲商民之地王城在瀍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
也。【張氏曰】王者以民爲重。故目師。○【張氏經曰】先言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
洛食。即今河南後言惟洛食。即今洛陽。言公於洛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則卜乃
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人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作洛
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呂氏曰】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
水者。因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近地。以聽於天而已。卜洛邑龜乃
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
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遺也。○【吳
氏澥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
澗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
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爲
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澗瀍自爲

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間。
天子南嚮。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
於澗瀍之中。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郟
社宗廟。是爲郟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
越瀍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
東郊。以居殷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
八里。○【臨川吳氏曰】龜卜之法。今不傳。據緯書孫
所録。在史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各各不同。
疑卜宅之占。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暖
昧非吉。兆也。先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
兆皆食。
其墨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

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

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朱子曰拜受公之言猶禹之拜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者使之之辭倘之之者甚重而望之者甚長也　○呂氏曰營洛實配周公所在而言　○王氏十朋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意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祥　○夏氏曰貞如貽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休常吉之卜也　○新安陳氏曰視與示同古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下萬曰億不同何也詩禾三百億毛公萬曰億孔疏今九章筭術皆以萬億為億也秦始以萬萬為億百萬為億末見所本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啓盛也與五年再
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欲舉
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
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擧舉
盛禮大饗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
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音格上下告成
事也雨暘時若大役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求
眞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
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關於事情者抑不知

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夜音弗齊一心對越天地達
此精明之德放上聲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胞翟音庖狄○【宗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狄吏之賤者也
有孚顒音濃若牧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
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朱子曰】自此
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
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下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不可考然葉氏
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復齋董氏曰】易曰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殷盛之義○【新安陳氏曰】王氏謂此殷禮即篇末十一二月戊辰之祭
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一二月之
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

此曰殷礼曰秩無文。乃非常盛礼。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二月。王必當親至洛行大祀礼。今脱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證之召誥。公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遣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脱簡。漏却王祀新邑。必在此處無疑也。兒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為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脱誤在彼。尤為顯然乎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夏氏曰〕王祭于新邑。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惟謂百官言。女從王而往。庶幾必有事於周。欲礼樂自天子出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其營洛之百官。使從王于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典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夫下觀瞻鎮服群下實繫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不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惡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朱子曰】今王乃命曰我嘗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肇祀而告之神明矣○【吳氏曰】已死者祀之其生者則載以旌賞之○【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新邑之祀將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勳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祀使與享之矣又當集命群臣曰汝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紀載之於冊書以功作元祀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當祀之後且也公又謂王言上

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誥於百工其机雖自公發之其教當自王出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炎炎

厥攸灼敘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音倫下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狗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狗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微而其灼爍亦必漸次第延燔如炎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狗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朱子曰】周公言既如此則孺子往矣繇火始然尚微而方進於井陵南北部焉之【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紳矜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

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

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慤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去聲亦永有辭于後世矣〔朱子曰〕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乃撫臨衆事皆當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習於事當推用此人明作有功之事務爲惇大之道以成覓裕之政則汝亦長有覓裕之效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趣事赴工常失之急心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救其失〇〔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〇〔新安陳氏曰〕彰明振作以有功績而又惇厚廣大以成覓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躰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朱子曰〕周公言已錄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幣也諸侯享王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爲敖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朱子曰〕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心以爲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晉穆叔曰自今已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国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而賄其致亂也必矣周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貨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憂謨曰反乃時惟不永哉簡乃元圭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須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須布我汝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爲。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矣。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

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爲。【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者。惟在乎勉而已。篤叙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此之厚。叙者。須我前日未暇爲之事。一一行之。○【愼齋余氏曰】汝當說命先正訓爲先世長官之臣。此指武王。而引先正爲父。何也。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新安陳氏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皆不可曉。皆當缺之。篇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

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定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泰於文武仰不怍人也〔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新安陳氏曰〕此王既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叙述公之功德以一慰藉之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即前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將大也〔孔氏曰〕厚尊大禮秩大祀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夫扶音何爲哉惟早夜

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
其所以留之之意也〔朱子曰〕穆穆和敬之貌天子
之容當如是也迓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陳氏大
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敬以迓之已治猶未治
也使以爲既平則無豈弟方進之意盈而不可久
矣○〔鄭氏曰〕祭則我中心敬則周公成王言我歸
宗周悉祀而已○〔唐孔氏曰〕衛獻公云政由寧氏
祭則寡人亦畧猶是言祭則我小子迓太平明教
化皆委重於公也○〔新安陳氏曰〕此王推美歸重
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
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周不其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
旬以言去也〔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
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
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
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
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
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辟猶後世
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
攷之費誓言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
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辭疑有缺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于宗周而命公留下洛猶周節度留後之意○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留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旦在後之意○西山眞氏曰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江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奄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即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朱子曰迪順也四方雖已順治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治公之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

亂爲四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視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
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
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朱子曰】周公
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新安陳氏曰】王子
制曰設四輔及二二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
王以治爲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爲四方
之新辟望王君
臣交相期望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
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前人光

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
言周公之功入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
邑以慰澤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
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
世享公之德也【冥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省
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宋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
周已公無困哉言公無以軍事自困漢所謂閑勞
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民之
事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矣○一說世享世世尊享我周無困勿替皆欲公留而勿去之意○〔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歸周矣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為困之甚辭危勿替刑以下上章言予冲子夙夜坐祀成主全倚重於公而已僅主祭宜公永永許留而不全倚於公宜公下章憮然許留也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於公宜公永永許留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陳氏曰〕弘大我事君之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即其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葦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葦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

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召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慕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新安陳氏曰〕鄒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召先爲周家恭敬之主之先以慕而率先後之爲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將然之辭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新安陳氏曰〕作周孚先爲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後之爲臣者也亂爲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

興作周蔡先對觀望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其公任之辭也○陳氏大猷曰此處下疑有缺文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絶句

以秬鬯二卣

伻音匕　秬音巨　卣音有

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慤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夫二米和氣所生鬯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音貫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

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音干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

新安陳氏曰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明禋拜手稽首休美以享公馬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体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享又一證也

弗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新安陳氏曰頋命宿訓爲進爵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爲進爵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於神前
惠篤叙無若遺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
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爲成王禱也惠順也篤叙與篤
叙乃正父同順篤叙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遺
遇自惟疾害若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
考也〔陳氏大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叙而行之
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叙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
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
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
於使其承叙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
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稚邑之禮則天
子之禮樂公其敢當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
貶其僭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豈周公
之所敢安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歲文王騂牛一武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辟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裸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辟宗廟禮大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賓祀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大室清廟中央室也裸灌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一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

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慮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寧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乃承叙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又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平聲始爲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厥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下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後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

也【呂氏曰】迁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商之多士則慰安之而已頑民乃商之忠臣也○【王氏曰】篇名多士而序以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士也且周公未始以殷民爲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忿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當出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所以於書朕來自奄全說不通呂蔡當矣○【吉豐彭氏曰】此篇以多士各盡其職而已亦有有位者蓋遷洛雖皆殷民而中亦有該夫卿大夫下可以該夫士農工商故以多士總之

惟二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
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
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
者。貴之也。〔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或曰。于
於也。〇〔王氏曰〕殷民遷于成周。從蒼玉
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
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
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
殷我周受眷祐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
勅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
以開諭之也。〔愈齋余氏曰〕弗弔。大誥引不弔。旻天。
爲訓甚明。〇〔宮氏曰〕以天言之。曰明威。以人言
之。曰王罰。〇〔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
之終同。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
厥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爲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蘇氏曰固如推干固存之固信矣天之不固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又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陳氏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即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爲。即天命之所與。○新安陳氏曰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又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譏覦猜疑之私耳。○余氏曰明畏。只如皐陶謨篇所訓爲明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

格禦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引道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
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
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去聲於桀
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
之帝猶未遽絶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
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

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
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陳氏大猷曰天
之於人君常欲道之使安逸之地如為善最樂作德
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眞氏曰天人之
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
惟帝降格是也桀惡升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以
示所嚮於是覆邦喪厥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
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絶于天天亦絶之
国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輔湯旁求俊彦子孟子稱湯立賢無方
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

經也。周公又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新安陳氏曰】旬。如奄旬萬姓之旬。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不建保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乎謹存之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辭氏曰】無所不至。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澤。澤也。王者宅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也。○【新安陳氏曰】此之天不畀不明厥德。當對觀。恤祀。與罔失帝則。配天澤。皆自克明德中來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音逸罔顧于天顯民祇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

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喪去声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祗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 ○ [新安陳氏曰]紂之衆惡者自不明德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有命曰割殷𠬜勑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暫定剪除𠬜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潜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憂降大矣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矣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魯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爲西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洛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劾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爲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爾民臧德而欲求用得乎

〔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之臣職之大者有服百僚之職之小者聽用德之而用之○〔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用之商士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苟用商士所言皆天理非天理矣○〔呂氏曰〕商猶謂之天邑商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亦甚厚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音俺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去声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

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朱子曰〕奄東方之國

○〔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二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營蔡霍也。以親我事我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

攸宜。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宜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此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安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畏於爾不克敬爾不寧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呂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寓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新安陳氏曰蔡傳釋不寧不有爾土二字尤善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爲。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擇矣

王曰又曰時亦乃或言爾攸居

王曰之下當有缺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省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汪氏炎曰〕王曰下必有脫文不可強解○〔新安陳氏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恒產者有恒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

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

今文古文皆有 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歴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知逸不足以爲周召 ○ 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 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悪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爲百代元龜 ○ 書通釋註云無逸一篇其要在知小人之依是以首論人之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依與否継言殷三宗之壽由其能知此後王之夭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紂爲戒末言三宗文王有迪哲之實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身而不尤人戒成王其可聽信其語而遂怨哉周公總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得無意耶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静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萍鄉柳凡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朱子扣之曰伯恭如何解柳凡曰呂東萊解所字爲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将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 呂氏曰凡人作勤作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 ○ 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謂 ○

李氏杞曰所安也猶止其所之所其無逸安於無逸也○新安陳氏曰所甘所其無逸與主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以慮所安君之意釋之懼其巧鑿非古人之本意也然呂說爲可喜所以朱子非之而蔡傳仍本之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君逸也依者指穀稽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

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林氏曰惟知稼穡之艱難爲念蓋好逸者未必能逸無逸者乃能逸也○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稼穡之艱難而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一力役未嘗目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童謠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体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陳氏經曰乃逸非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爲逸也○南軒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

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敬畏為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則驕泆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陳氏大猷曰】所以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殷之明哲。乎此一也。○【新安陳氏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為先艱難而後可謀安逸。固非矣。以為艱難。乃逸。所以為安逸。亦非也。蓋君逸於上。若本逸也。惟以勤君逸。雖逸而能無逸。呂氏此論。超出諸家。下文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諺既誕。文勢似若二六字一句。蔡氏提出謂此為以逸逸勤君逸者為對。提得精神。如二句讀。亦不妨。如此說。二句兩艱難。雖二六字。勢作

相夫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為逸也。俚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二十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稷爲田舍翁乎〔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況於王乎○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爲玉燭殿有土牀壁上掛蒼龍麻繩拂衣顛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如此爲過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下文言無逸樂之損壽○〔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而言之敬也因敬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戒賊之累又不待言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為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李氏

杞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鑒言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鑒則知逸樂之不可縱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音梁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翕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求年之效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篇末二章之論遹追烝祖祝烝罍實申此而盡發之○【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而此長年之基民心大和尊迎善氣交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未二于此皆足以致之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

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接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徵賤而言非謂檢(音纖)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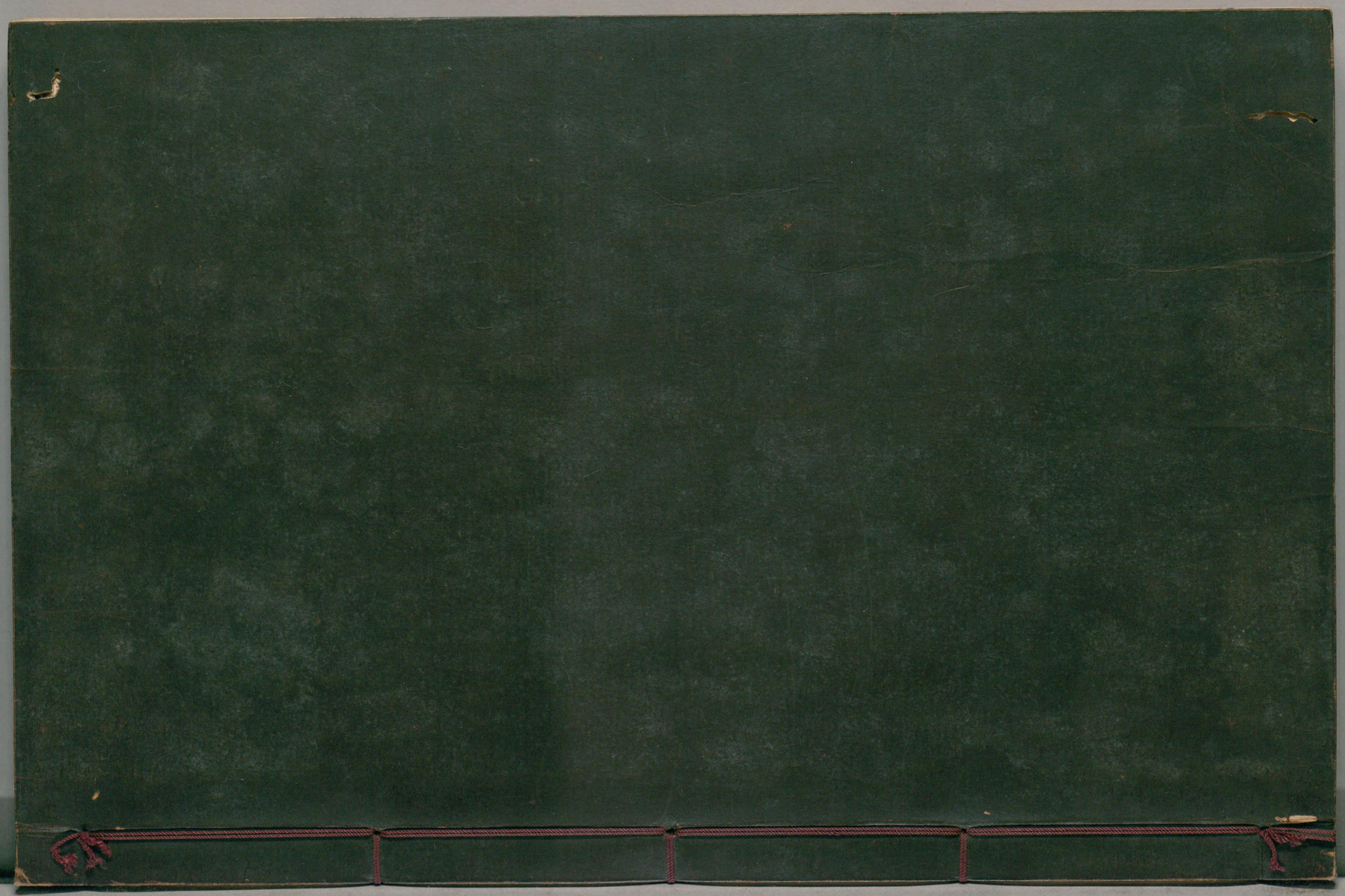
2100

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天下與祖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天以下。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大甲明矣。【吕氏曰】商士今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陳氏經曰】中宗近生知。高宗學知。祖甲困知者也。

853
特別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